介簡

梁錫華先生的三部著作

李又寧

壹、聞一多諸作家遺佚詩文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二二九頁。

此書收了六位名作家的遺佚詩文，卽聞一多、朱自清、冰心、巴金、何其芳、錢鍾書。也集了劉海粟的三篇文章。梁教授在「前言」中說：「劉海粟以丹青名世，不以翰藻見長，但他年輕時的文字富有時代精神，所以在此兼收併蓄。這點微薄功德，相信能令中國美術界嫣然頷首，而同時又不至引起文學界的脩然不顧。」

「前言」說明：「本書重點是聞一多。附錄內各篇，都和聞氏其人或其文有關，是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間有代表性的評述，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故合刋於此。」

那些算是「遺佚詩文」呢？「前言」也作了說明：「意指所輯的作品以往在報章雜誌甫經露面，就宛若流星一閃，過後不再在人眼前吐露清輝，自然也沒有在作者的全集或各別選集內穩據一隅。」

「輯錄的目的，不外使今世及後世人對已成名作家的作品能有較整體的認識——主要是爲學者及讀者而不是作者，因爲作者本身可能多少有『年少之作無足觀也』的想法，……但成熟總是

從生澀而來！……從研究點着眼，同具價值。」名作或少作，文學或學術價值可能有高低之別，但同樣具有史料價值。

各「遺佚詩文」，編者都註明出處，略如下：「小說月報」、「大江」季刊、「京報」副刊、「現代評論」、「晨報」副刊、「新月」月刊、「詩刊」、「語絲」、「今日評論」、「現代」、「文藝復興」、「文藝叢刊」、「文藝雜誌」、及鄧以蟄所著的書「詩與歷史」。這些期刊，有些已很不易見，如「晨報」副刊，爲少數圖書舘所珍藏。梁教授搜輯的功夫心血，讀者應當感謝。

「介紹聞一多佚詩」（代序），是一篇很有見解的詩論。作者「肯定聞一多在詩歌創作上的一些成就」，推崇聞氏爲「愛國詩人」，「是個博識的詩人、學者，即使在年輕時，已處處顯出他的學養」，詩風「堅剛雄邁」，且「力求意象的創新，也十分着意鑄句鍊字」。梁教授認爲，聞一多有功於早期新詩的推行。「事實上當日詩壇自五四以降徒倡自由，而所謂詩者大部份淺薄無聊，了無意趣。聞一多徐志摩諸人振臂一呼，將詩歌創作帶進較嚴肅的新階段，給一班別無所長而只會涕淚漣漣地在稿紙上分行書寫的搖筆桿者當頭一棒，實在功不可沒！」雖然聞一多的詩作中也有敗句，但「在同時代人中，他無疑是個鶴立鷄羣的詩家。」

貳、徐志摩詩文補遺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〇年初版，七〇八頁。

在過去十餘年中，梁教授用力最深的是徐志摩。衆所周知，徐是位多產作家，交遊又廣，中國和外國朋友及相識者都很多，搜集他的資料可非易事。蔣復璁和梁實秋兩位先生曾合編六大册「徐志摩全集」，一九六九年由臺北傳記文學社出版。如梁錫華教授所說，這六册「基本上眞正當得起全集之名。」爲力求其全，他「陸續在北美、歐洲、印度、香港等地收集到其他徐志摩的詩文和書信，其過程是頗艱苦的。當時早想要把這些資料出版，但爲環境所阻，箇中曲折，罄竹難書。」（「前言」，頁一）

從事研究工作者，大概都深知搜集資料之苦。千

辛萬苦得來的東西，人多喜自藏自用。資料不私於一己，而公之同好，是一種美德。「徐志摩詩文補遺」的問世，是編輯者熱誠慷慨的又一表現。嘉惠士林，功德大焉。

「徐志摩詩文補遺」皇皇大觀，共七百零八頁。書分五輯：書信、詩集、文集、譯詩、譯文。各輯中作品都按年月次序編排。各件資料都經編者註明出處，必要時加以註釋，以便讀者。「嚴格來說，即使把蔣、梁的全集加上本書，也難說是百分之百齊備的全集。不過，尚未發掘出來的徐氏詩文已屬爲數不多了。」（「前言」，頁二）

筆者並不研究徐志摩，但把這本厚厚的「補遺」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最感興趣的是書信和「晨報」副刊上的雜文，寫得眞生動自然，很能反映徐氏的性情。並在一些「附錄」裏，發現意想不到的史料，深佩編者有眼光，不棄「附錄」。例如：張奚若寫的「聯俄與反對共產」（頁二九八——三〇二），月拉的「從哈爾濱來的奇聞慘聞（頁三六三——三六六），張慰慈和胡適的「一個態度及案語」（頁四四二——四四五），可供研究近代政治思想史者參考。「林長民（宗孟）致仲眼書」更是一篇妙文（頁三六〇——三六二）。徐志摩說：「他這篇文章寫得有聲有色，眞不錯。在我看是可傳的；至少比他手訂的中華民國大憲法有趣味有意義甚至有價值得多。」（頁三五八）。這話令人深思。

梁教授另編譯了「徐志摩英文書信集」。

叁、徐志摩新傳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初版，一九二頁。

替徐志摩寫傳，不是易事，必須具備幾個基本條件。第一，認眞客觀的態度。徐的一生，確是多采多姿，甚至可以說，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風雅逸事廣傳遠播，實質眞事反爲所掩。他又是一個爭論性的人物，對他的評論分歧，毀譽參半。寫這樣的人物，必須謹愼耐心。審訂史料，辨僞求眞；衡量長短，公正不偏；落筆信實，不事渲染。第二，對近代中西思想和文學史，要有通盤的瞭解。在某種意義上說，每個歷史人物都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產物。這說法用在徐

志摩身上，大概是不差的。他敏感、熱誠，勇於接受新事物，勇於爲理想奮鬪，時時在時代潮流中游泳。他的生平和作品必須放在他時代的背景中敍述、討論。第三，在中、英文上，要有相當的造詣。替這樣不尋常的文人作傳、中文修養的重要自不待言。徐的文藝創作靈感，源於英國文學甚多，而且他的譯作不少。若不通英國文學，很難探尋他的根底，也不易深刻地評論他的譯作。第四，博徵資料，尤其是發掘新資料，以此爲立論的堅實的基礎。這是做任何研究的必要條件。

「徐志摩新傳」的作者，具備上述的條件。我讀完這書第一遍後，細想它的名字，用筆在「新」字旁邊打了兩個圈點。試述新處如下。

第一，結構別緻。作者說：

「本書的寫作有一個原則，就是別人已有道及的情節一律簡化甚至不提，反之則廣加徵引及細加敍述；所以讀者會發現，書中有若干段節詳盡得驚人（盼望是新資料而不惹厭），但在某些地方，下筆只如蜻蜓點水——但求漣漪微動，獲得點面之聯結，避免翻滾濁浪，再興波瀾。基於這個原因，本書只能僭稱《新傳》而不敢妄題全傳……

本書章節的安排，基本上按年份的先後，但在某一段時間裏頭，係依專題下筆而不是以流水賬方式來結徐志摩生命之數，所以是既尊重年序又標類題目的一個混合寫法。」（「前言」，頁二——三）

傳統的傳記作品多是縱寫，就是按時序記事。嚴格地縱寫，同一人或一事有時散見數處，首尾本末不易貫串，而且易流於瑣碎、呆板、枯燥，因有「賬簿」之譏。傳記分專題敍論，是近世的產物。「徐志摩新傳」的作者，深受西方學術的薰陶，採用按主題論敍法（thematic approach），敍中有論，論中有敍，章節分明，銜接穩妥。以傳主的生平發展爲經，以他的時代、環境、及交遊爲緯。讀者凝神的固然是特寫的樹，也看到了速寫的林。

全書輪廓自目錄可見。「前言」與「結語」外，共三章。第一章：光緒二十二年——民國十一年（一八九六——一九二二），分四節：「從出生到留學」、「從倫敦到劍橋」、「英國朋友」、「羅素」。第二章：民國十一年——十五年（一九二二——一九二六），分十二節：「愛的追尋」、「京師鴻爪」、「

創造社」、「魯迅」、「梁啓超和林長民」、「太戈爾訪華」、「恩厚之」、「『感情作用的旅行』——往歐洲」、「佛羅倫斯」、「丹農雪烏」、「達文西、但丁與墨索里尼」、「哈代」。第三章：民國十五年——二十年（一九二六——一九三一），分七節：「晨報副刊」、「政治論辯及其他」、「詩鐫和劇刊」、「戀愛與結婚」、「婚後生活」、「文學活動」、「胡適及他人」。

組織井然，標題醒目。細讀內容，可發現在安排和剪裁資料上，作者下了一番苦心。各節可單獨成篇，聚成一書，也有脈絡可尋。

第二，新資料。作者說：「我寫這本書是因爲手上有些新資料，而我相信，這些資料能提供幫助，使研究新文學的人以及一般讀者，對徐志摩得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前言」，頁二）這不是自炫之語。

書中的新資料很多，不能一一詳舉。個人認爲，最足珍貴的是「動手」兼「動脚」找來的東西。例如：「從出生到留學」一節，敍述了徐志摩在各學校選修的課程、各科分數、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論文——「中國婦女的地位」。我猜，梁教授曾親到克拉克大學及哥大，去查畢業生檔案資料。徐的論文現已被鎖在哥大總圖書館頂樓的「稀有文獻庫」中，只許在內閱讀，不准借出。讀者何幸，足不出戶，也不必勞神看數十頁蟹形文字，只要打開「新傳」第五頁，就能略知此論文梗概。

又如「恩厚之」一節，引用的多是前此未發表過的第一手資料，是作者親訪這位徐的外國至友的收穫。這工作別人是無法重複的，因爲恩厚之已謝世多年。

再如「英國朋友」一節，描述徐志摩與英國名士的交往，並論及彼此相互的影響。這也是作者口頭訪問、實地調查、並參證文獻的成果。

第三、新見解。一般人對徐志摩的印象是：他是一個熱情活潑的公子哥兒，風花雪月的文人。梁教授指出，徐有他「嚴肅的一面」，有「相當濃厚的」政治興趣。「這份興趣在他十多歲時便萌了芽，而他所崇拜的梁啓超、狄更生等前輩都是熱衷談政治的人物。把志摩說成是象牙塔內的永久房客，只會天天在浪漫愛情中翻滾起伏，這和事實頗有出入。」（頁十六

）

對於徐志摩的思想和行動，梁教授作了一綜合的解釋。認爲徐早年的政治興趣和後來的從事文藝同源於愛國思想和理想主義。「徐志摩一生的思想行動，都可以從他少年時代受梁啓超的愛國思想影響說起。……志摩初期的獻身政治經濟，以至以後在西方對新事物的嚮往精神和試驗精神，都是一脈相承。在求道的過程中，志摩認識到理想之重要——國家缺理想猶如個人缺理想，結果會成滄海浮萍，隨環境之風浪而飄泊無定。有理想方有奮鬪的目標可言；從這一點探討鑽研下去，志摩成了個他時刻自詡的理想主義者。」（頁一八五）「文學是美的，它的影響力是大的，是精神革命的一枝生力軍；從事文學，與愛國愛民的思想完全可以配合。……志摩努力文學，豈是偶然？」（頁一八七）

徐的理想，是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因而在政治上，他「反專制」、「堅決反俄反共」；在文藝上，他是「浪漫派」；在爲人上，他是「人道主義者」；在婚姻上，他堅持「應根據愛情」。（頁一八六、一八八、一九〇）

梁教授給予徐志摩合理的評價，看到了他的美德，也不諱言他的瑕疵。「他既非天使，更非上帝，亦非魔鬼，他是一個人！所以他並不完全，正如大千世界的芸芸衆生一樣；但在他身上若干燦比朝霞的美德，在暗淡無光、面具舞會般的社會中，即使亮起明燈，也難得尋見。他屬白晝，不屬黑夜。」（頁一九二）

由上可見，無論就結構、資料、見解來看，此書都令人耳目一新。雖然這是一本認眞的、學術性的著作，但可讀性極高。作者具有想像力，但不懸空臆造；用筆有技巧，但不耍花槍；詞彙很豐富，但不過事舖張。確是一位替徐志摩寫傳的適當人才。

徐志摩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人物」。（頁一）他的光和熱不是曲解貶抑的迷霧黑煙所能長期遮蓋的。「徐志摩新傳」就是一個明證。

一九八〇歲暮於紐約